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为什么要重构?

——读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

■何爱国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融合,学术是内涵,话语是表达,二者融为一体。学术话语体系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后者的继承性、主体性、偏好性、局限性更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能不能客观、清晰、合理地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能不能超越西方中心论、单线进化论,以世界眼光、中国经验对全球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知识界需要认真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姜义华的《中华文明的经脉》系统审视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也深入反思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与话语体系,提出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构的问题。

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最初按照日本学者构建的体系来审视中国历史,后来又按照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重构中国历史,现在又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的那一套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体系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亦步亦趋跟着人家来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系统、独立的研究。姜义华认

为,从亚当·斯密、黑格尔到斯大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所秉持的都是一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一种以欧洲近代以来全球扩张为整个思维基点的平面历史观。他强调,我们不能再用外国人对中国一鳞半爪、一知半解的认识和研究所形成的解释,当成经典,当成普遍法则,当成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规范,人云亦云。

今日,中国现存的学术话语体系越来越制约中国的学术创新、社会发展、文化自信,亟需重构,但究竟应该如何重构?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认真的清理,合理的传承,不能一味地批判、憎恶、厌弃。姜义华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坚持以人而非以鬼神上帝为主体,以人道人事人伦日用而非以超越人世的彼岸世界为中心,以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中国的价值体系包括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以“以义制利,以道制欲”为核心的经济价值体系,以“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德施普也,天下文明”为核心的世界

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是管理型制度体系,而非博弈型制度体系。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将人而不是神,将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治理而不是将宗教信仰或将对物的崇拜放在整个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只有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有了全面、深入、真实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分辨是非,传承其合理的成分,进而融合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行创新。

其次,我们要对西方学术话语



《中华文明的经脉》

姜义华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流变过程有一个全面、深入、客观的理解与研究。郑永年指出,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进步,到20世纪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论述”基础上的,而后才转入微观论述,而中国的知识体系并没有经历这一“宏大论述”过程,却直接在西方的“宏大论述”基础上进入微观研究阶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不断创新,姜义华认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具有某种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人与人的实际关系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到天下的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印证、相互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际生活那里开始实证的科学,这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体系非常容易衔接和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和中国《易经》的“一阴一阳为之道”、《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儒家倡导“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辩证思维相适应。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都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传统、历史脉络、现实经验、实践需求、民众诉求进行创新。

最后,我们要对中国本身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深刻、全面、系统的了解。尊重历史,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同情与理解,对长期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制度与观念不要轻易否定,而要深入发掘其存在的根基与合理性。也要认真真研究全球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发展,研究世界各种文明的历史脉络、存在的历史条件、合理性与发展现状。在对中外历史与现实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自觉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裂流与溪流

——读二湘《暗涌》

■戴瑶琴

贵林终于想通了他曾编写过的一个颇为诡秘的程序:“一个人的一生从起点到终点,不过是在画圆,你一笔一笔,想把这个圆画得很圆。大多数的时候,你是画不拢这个圆的,等你历经艰辛封住了这个圆的时候,这个圆就成了一个零,一切都归了零,成了空。”他在一处新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都渴望获取一次圆满,但“完满”浮现于瞬时,逃遁于无形。贵林没有就此放弃,他依然竭力捕获一道道“希望”和“爱”的光圈用以定格人生的“圆”。

在海外华文小说“新生代”作家中,二湘是专心“他国故事”写作的作家。我认为其作品有三个基本特质。第一,非传统。她没有驻留在“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对“他国”生存所遭遇的物质“困境”与心理“窘境”的揭示,而是呈现新移民泰然接纳各种处境的理性生活。同时,她的关注群体从华裔扩展到少数族裔。这两个层面的思考及书写,是二湘近期创作的亮点。第二,故事性。素材提取和情节构思透露出写作者特别重视对小说故事性的钻研与开发。以《暗涌》为例,首先它聚焦科技金融题材,以“壹诚信”和“益分期”两家公司亏损与盈利的实例,专业化地解析商业竞争本质,剥离出当前中外金融市场热点,“商战”正是当下小说的稀缺题材。其次,地域、事件、职业的布置与设定,紧扣话题性,以权衡其是否可以引领读者的探索兴趣。联合国、难民营、贫民窟、硅谷,流

动的场景裹挟住丰沛的戏剧点,轮番上演权益博弈和人性博弈。第三,现时性。她一直坚持写现实故事,卸下“历史”“年代”“家族”的架构,有针对性地披露当前他国生活的多重面向,揭穿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的生存现状。对于接受者而言,他们对世界正在进行中的事情饶有兴趣,期待作家能与其同步地了解世界并探讨世界。需要指出的是,二湘作品已然展现华文小说创作的新视阈,即专注留学生走出校门后,由学生群体到中产阶层的个人奋斗史,从内容上补叙着“留学故事”,从对象上拓展了“移民故事”。

《暗涌》是一部海外华文小说中的“大制作”。所谓“大”,不是体现在时间,而是体现在空间。前者的关键词是年代或家族,历经几十年、几代人,纵向地讲述今昔之比、灵肉之争;后者的关键词是国籍或地域,横向地对比人类的极端遭遇与心理困境。《暗涌》的创作难度体现在空间调度,喀布尔、巴基斯坦、硅谷、纽约、越南、沈阳、青岛、邵阳、大连、济南、深圳,作者不仅需要前期将主人公“贵林”放置于结构中心,通过思维导图式构架,厘清他与地域的关系、相关人物与地域的关系,更待解决的是要以隐线埋设地方之间的联系。应该说,她颇为成功地在驳杂的空间网络中,区分并塑造出地域个性。

二湘以“危机”来把握叙事节奏。“暗涌”预示着生命之旅的不平凡与不平坦,

贵林、圆圆、华勇、玉燕、艾迪、永军、林师傅的故事都曾因突然降临的危险制造出人生拐点,“一开始拿到的都是一手臭牌,这之间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是如何神奇地让他们走上了迥异的道路呢?”她在小说中并置有硝烟的战争和有阴谋的商战,两者碰撞出扣人心弦的细节,刻画以贵林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在硅谷如何一步步走出“洼地”。

三卷的整体设计,是严谨的时间交错和空间排列。二湘从“此刻”开始——贵林在喀布尔工作(第一卷),因“人肉炸弹”事件结识阮华勇,诱发“他的记忆在沉缓的叙述中穿越了近两年的时光和大半个地球,回到了2008年硅谷的那个夏天”,插叙他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状况,牵引出贵林为什么来阿富汗的原因。重返硅谷(第二卷),加盟科技公司,继而补叙他的求学经历和留学生活。回国创业(第三卷),揭晓他的身世之谜:“我原本是姓钟,而不是吴。”三卷,实质在采用倒叙的手法,逐步揭开贵林罹患“恐惧症”和“忧郁症”的深层病因。但也因为过于缜密的设计感,使得一些情节安排不免刻意。月月、阮华勇、林师傅、永军,对应着硅谷故事、越南故事、喀布尔故事、大连故事,他们推动着贵林对世界、对自我的被动认知和主动抉择,但又都无一例外地相继死亡,贴合“人生就是一场场的告别,不断地开始,又不断地结束”的题旨。



《暗涌》
二湘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暗涌》线索庞杂,关涉人物过多,由枝蔓人物渐次开启的故事不断拉扯小说主干。作者对人物的用力也有些平均,影响到故事的节奏强弱。面面俱到的结果是,主体人物贵林的受关注度因旁系人物迭出而降低。因此,适当精减文本体量,会使主次人物及其故事的独特性都更为精准明晰。

我认为,这部小说延宕的情感主线是“归乡”,辗转不同地域,贵林汲汲追索着归属感。大多数“留学生”文学的“归属”动因是期待在他国被真正接纳,而《暗涌》的“归属”源发于因被遗弃而渴望被爱。在“归属”的表达层面,二湘不设论题探讨海外华人对所居国的融入执念,而是传达辐射向世界域的“过客”心态,贵林自主地空间转徙论证这一代“新移民”在接受“故乡以外都是他乡”。如果说,触景生情的丧女之痛,迫使他“躲”在阿富汗;无处不在的战争之殇又促使他重回硅谷;潜伏于心的寻亲之切驱使他重返母国,那么,与自己内心和解的释然,召唤其远赴非洲救助儿童。此时冲刷生命的“暗涌”,依旧积聚着失望与希望,但已不再如挑衅生死的裂流,而“如同雪山上的融雪汇成的溪流,清澈而寒凉,蜿蜒曲折地在大地上寻找自己的方向”。